

小小说精品系列

# 夷门书家

张晓林——著

王用吉

蒋恢吾

王德懋

袁鼎

张乐天

朱芳圃

王友梅

李锡恩

酆禾农

武慕姚

萧亮飞

邵次公

宋问梅

张琳

申桐生

李子铮

金钟麟

……



# 夷门书家

卷外借

小小说精品系列

王用吉

蒋恢吾

王德懋

袁鼎

张乐天

朱芳圃

王友梅

李锡恩

郗禾农

武慕姚

萧亮飞

邵次公

宋问梅

张楸

申桐生

李子铮

金钟麟

⋮

# 夷门书家

张晓林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夷门书家/张晓林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(小小说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3879-1

I. ①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1921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 王 蔚  
装帧设计 刘 静  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0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8.25 插页 1  
印 数 1—10000  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879-1  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---

小小小说精品系列

夷门之家

- 王用吉\_\_\_ 001
- 蒋恢吾\_\_\_ 006
- 王德懋\_\_\_ 012
- 袁鼎\_\_\_ 018
- 张乐天\_\_\_ 023
- 朱芳圃\_\_\_ 029
- 王友梅\_\_\_ 034
- 李锡恩\_\_\_ 039
- 酈禾农\_\_\_ 044
- 武慕姚\_\_\_ 050
- 萧亮飞\_\_\_ 055
- 邵次公\_\_\_ 061
- 宋问梅\_\_\_ 067
- 张楸\_\_\_ 072
- 申桐生\_\_\_ 076
- 李子铮\_\_\_ 081
- 金钟麟\_\_\_ 087
- 张修斋\_\_\_ 092
- 丁豫麟\_\_\_ 098
- 陈禹臣\_\_\_ 104
- 石臣\_\_\_ 109
- 陈鄂年\_\_\_ 114
- 释反白\_\_\_ 119
- 叶桐轩\_\_\_ 124
- 邹少和\_\_\_ 129
- 郑剑西\_\_\_ 134
- 秦乖庵\_\_\_ 140
- 靳志\_\_\_ 145
- 徐乐三\_\_\_ 150

祝鸿元\_\_\_ 156

郭风惠\_\_\_ 162

冯友兰\_\_\_ 167

丁康保\_\_\_ 172

侯云升\_\_\_ 176

陈雨门\_\_\_ 183

杜巖\_\_\_ 189

陈松坪\_\_\_ 193

许钧\_\_\_ 199

张铁樵\_\_\_ 204

高道天\_\_\_ 209

李子培\_\_\_ 215

张景芳\_\_\_ 220

张云\_\_\_ 225

周惯一\_\_\_ 231

杨望尼\_\_\_ 236

漫集梧\_\_\_ 240

于安澜\_\_\_ 244

关百益\_\_\_ 249

顾渔溪\_\_\_ 255

王  
用  
吉

王用吉（1895—？），字静澜，号澄斋。大篆融石鼓、秦篆为一炉，古雅有致。

王用吉是夷门最具有情趣的书法家，喜欢和古人过不去。二十余岁就做了河南省教育厅主任秘书，在以后漫长的仕途生涯里再没有被提拔过。二十三岁那年，他写了一本质疑古代书法家的书，取名《拷问录》。这本薄薄的只有六十余页的著作中，随处充斥着奇思怪想。譬如他对王僧虔的论书名言“书之妙道，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，二者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”颇不以为然，便在下面用另外一句话代替了它：“书法如美人，体不美则丑，神不足则僵。体神俱美，方能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勾魂摄魄！”他为此洋洋自得，自认为后者说得更为形象，让人一睹难忘。他还对傅青主的高论“宁丑勿媚”嗤之以鼻，认为这句话表述模糊，在他看来，“媚”本身就是“丑”的另一种形式。



这本书后来虽说只印了三百册，但却令他在夷门书坛声名大振。但很快他就向古人做了妥协，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青春期的孟浪之举。他开始坐下来研习石鼓文和秦代《泰山刻石》残片，成了河南博物馆的常客，并与关百益来往频繁。关百益给他提供了诸多便利，让他阅遍了所有馆藏的金石著录。

二十八岁那年，王用吉抛弃了汲县老家的妻子，开始了一场颇为浪漫的恋爱。对象是来自金色世界德令哈的一个牧民歌女。歌女的歌声高亢而华丽，每听一次，王用吉都会兴奋得浑身发抖，于这种天籁般的歌声里，恍恍惚惚看到石鼓上的文字幻化成一道道诡异的音符，在夷门的上空漫天飞舞。

一年后他跟着歌女回了一趟德令哈，在山脚下的白帐篷里歌女变得异常温柔，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青稞酒，请来一个年轻牧民与他对酒。那天晚上，王用吉烂醉如泥。第二天中午酒醒时分，白帐篷消失了，他沐浴在温暖的高原阳光里。歌女抛弃了他，一去了无踪影。

在德令哈荒凉的街道上，王用吉开始了他漫无边际的寻找。这种寻找注定是没有结果的，他想到了自杀。六月上旬的一天早晨，王用吉跳进了穿越德令哈蜿蜒东南流的八音河。跳进河里不到五分钟，王用吉就后悔了。初夏黎明的高原河水依然冰冷得如针扎一般令他难以忍受，并很快冻僵了他的四肢。他开始大喊救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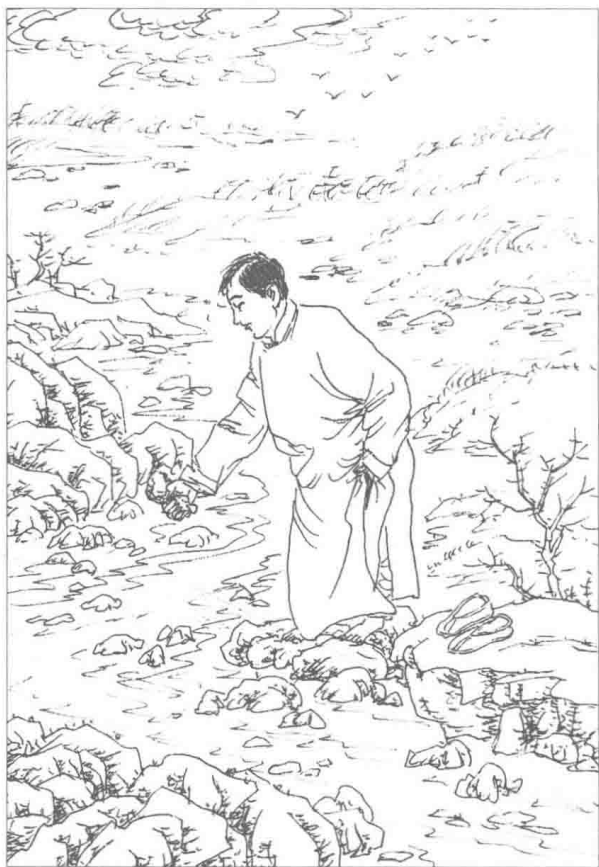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画家救了他。这个画家隐居德令哈钻研山水画已经多

年，然而一直不得关钮。画家每次面对高原上的山峦时，都会激情澎湃浮想联翩，认为应该产生伟大的作品，但一在宣纸上挥毫泼墨，这样的感觉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画面苍白而缺乏神韵。

王用吉在画家家中住了下来。闲得无聊的日子，画家带他去高原十二亿年前的旧河道里捡奇石。这里有一种单贝壳化石，贝壳都已经玉化，晶莹剔透，嵌在黝黑的石头里十分醒目。贝壳的形状五花八门，奇形怪状，有的形似怪兽，有的宛如花朵，还有的像极了水中嬉戏的鸭子。去了几次，王用吉都能捡到几块，而那个画家一块都没有捡到过。开始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，后来就恍然大悟了，画家是按名画的标准去寻找奇石的！

再一次去捡奇石时，王用吉有一种预感，今天要有故事发生。果然，他捡到了一块形如砚台的奇石，椭圆形，有半尺多高，脸盆大小。上面成千上万只贝壳簇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圆圆的墨槽，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旁边还有一个小圆槽，也是贝壳环绕而成，可用来注水。这无疑是大自然锻造的一方天然砚台！鬼斧神工，让他们感到了大自然的神秘莫测。

王用吉跪倒在这方砚台前，感激的泪水模糊了双眼，他认为这是上苍给他的补偿，也是对他的厚爱。他奇怪地想到了米芾，虽然米芾爱砚如痴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没有福气一睹这样的奇砚了。王用吉还给这方砚做了一首诗，其中一句又涉及米芾，大意是说米芾知道他得到这样一方奇砚后，又该痛苦地失眠了。



跳进河里不到五分钟，王用吉就后悔了。初夏黎明的高原河水依然冰冷得如针扎一般令他难以忍受，并很快冻僵了他的四肢。他开始大喊救命！

他让画家给他找来一个旧木箱子，垫上蒿草，将砚台装进去，背着箱子回到了开封。

王用吉在“又一新”饭庄举办了一个“赏砚酒会”，遍邀夷门书画界名流。一段时间里，贝壳砚成了大家口头边的热点话题。不久，开封城防司令高藩找到了他，愿用五百大洋购买这方砚台，被王用吉拒绝了。第二天清早，王家的看门犬身首异处，鲜艳的狗血涂满了每一扇房门。王用吉的父母吓得用被子蒙住脑袋，身子在被褥下面瑟瑟发抖。他的来探望父母的两个妹妹当天上午就返回汲县老家去了。

狗血事件让王用吉内心充满恐惧，他找到关百益商量对策，扬言要去法庭状告高藩。关百益冷冷劝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停一停，又说：“你即便有证据也不一定告得赢。”再说：“告不赢事小，下次身首异处的就不一定是狗了！”王用吉脸色变得煞白，带着哭腔说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关百益说：“办法很简单，把贝壳砚送给他！”

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，王用吉经人说合，在“又一新”宴请高藩，并把贝壳砚送给了他。高藩也很豪爽，连夸王用吉够哥们儿，临走，让护兵给了王用吉六百大洋，说多出的那一百大洋算是赔狗的钱了。眼看着高藩大大咧咧亲自抱着贝壳砚走出饭店的大门，王用吉忽然看见，贝壳砚台上的两朵如玉一般的菊花一朵一朵变得乌黑乌黑的了。

## 蒋恢吾

蒋藩（1871—1944），字恢吾，号蓼庵。金石学家。

七十余年生涯，蒋恢吾身上发生过太多的传奇。他祖籍原是河南的睢县，但在参加了两次科考均落选之后，他们举家迁移到了离开封不远的杞县，定居在县城南门大街32号。时隔多年，他们举家迁移的因由已成难解之谜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在迁移后第二年，一九〇〇年的河南省乡试中，蒋恢吾考中了举人，而且很快被授予某县知县，蒋恢吾却拒不赴任。

我曾在开封明伦西街的旧书摊前购得蒋恢吾的一帧旧时照片。照片上的蒋恢吾穿一袭灰色长袍，瘦高个子，留英姿头（一种发型），目光有着政治家的深邃和婴儿般的清澈。他那年轻的脸上流露着一缕淡淡的忧愁，或者说是一种天生的孤独。

蒋恢吾回到杞县后，终日闭门不出。他家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梧桐树，枝繁而叶茂，清晨常有数百只鸟雀在枝头唱鸣。风雨骤至的时候，茂密的树冠给它们遮挡风雨。蒋恢吾给他的住室兼书房取名“梧荫楼”。梧荫楼里藏书二十余万卷，囊括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。蒋恢吾又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潜心研读。等若干年后他出山的时候，很快就与河南大儒——南阳的张仲孚、卫辉的李时灿齐名了，当时素有“南有张仲孚，中有蒋恢吾，北有李时灿”之称。

一九一五年初秋，受杞县县长叶某之邀出任县志总编纂，纂修《杞县志》。一九一八年，受邀纂修《河阴县志》。一九二一年，河南金石修纂处成立，次年编纂《河南金石志》。金石编纂处主任许钧举荐蒋恢吾来汴编《河南金石目》部分。一九三二年，依据编纂三志书的经验，著《方志浅说》一书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“采访”是方志编纂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，编纂人员要做到“躬亲、专治、择要、耐劳”四点。此外，他还把志书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：校理旧志、开纂长编、刊成定本。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价值。

在河南金石修纂处编志期间，蒋恢吾曾赴嵩山、龙门访碑。登嵩山时，正值盛夏，上山时蒋恢吾只穿一条短裤，一双新买的胶鞋。上得山去，山上刚下过一场雨，到处都是腐草的气味，草丛上空的蚊子一团一团的，看上去就像涌动的乌云，个个都很肥硕巨大，宛如小蜻蜓一般，嗡嗡鸣叫，声似雷聚。黄昏下



上得山去，山上刚下过一场雨，到处都是腐草的气味，草丛上空的蚊子一团一团的，看上去就像涌动的乌云。

山，凡是裸露在衣服外的肌肤，都被蚊虫叮咬数遍，红肿之处，凸出正常肌肤寸余。常恢吾的那双新胶鞋几乎烂成碎片，走两步就得停下打理半天，途径一户农家，进去向茅舍里的老婆婆讨得一块粗布，把鞋捆扎起来才下了山。

这就是蒋恢吾后来著《方志浅说》一书里的“躬亲”和“耐劳”了。他有亲身体会。

编纂史志之余，对河南书画家多有研究，曾著《许平石画润小启》一书，涉及书画家的师承渊源、风格流派，见解颇独到。如他评许钧的书法和绘画时说：“篆隶得三代秦汉之遗韵；楷行探六朝唐宋之奥妙；其画山水直追石谷，人物酷似老莲，而笔墨时出新意，故能名满夷门！”此著一九六二年还见诸夷门藏书家高宏文之手，一年后便不知所踪。

蒋恢吾的藏书中，有宋版书两种，明朝皇宫内府刊印的《永乐大典》二十本，明清文人的手稿数十种，明清刻本就以百计了。他藏书的途径有三种：首先是去旧书摊上淘。一九〇七年他去北平访友，于报国寺旧书摊上淘得常茂徠《怡古堂书录》手稿，高兴得三日未眠。其次是朋友之间互赠。蒋恢吾与很多藏书家都有书信往来，尤其和南阳的张嘉谋、吴兴的刘承干来往密切。刘承干将他刊刻的《吴兴丛书》《求恕斋丛书》《嘉业堂金石丛书》等数种送给他收藏。蒋恢吾重抄了他的《原圃集》《瓢沧诗稿》作为回赠。第三种就是重金购买。他在夷门见到有绛云楼（钱谦益、柳如是夫妻的藏书楼）提拔的宋代黄庶《伐檀集》两册，



花三十两银子买了下来，相当于他半年的口粮。

一九三八年，日寇攻陷开封。蒋恢吾的藏书引起了伪省长陈静斋的兴趣。

陈静斋找到蒋恢吾编《河南金石志》时的旧僚胡笥青，让他从中做说合，要蒋恢吾把《伐檀集》及所藏的河南志书类一百七十六种转手给他，被蒋恢吾拒绝。

第二年，蒋恢吾写了一篇《杞县金石考》的文章，在《河南民报》上发表了。不久，胡笥青在《河南教育日报》上撰文，说《杞县金石考》是从他的《夷门金石录》中抄袭而来，并列举出十一条例证。然后用冷漠而尖刻的语言隐晦地触及了蒋恢吾身体的某些隐私处。蒋恢吾给胡笥青写了一封绝交书，指出胡的行径“远劣于聂氏兄弟耳”！

读过信，有一件事让胡笥青放不下了。他想破了脑袋，都没想出聂氏兄弟到底是谁来！隔一天，正读闲书，忽然明白了。“聂”的古体字为三个“耳”，聂氏兄弟就是六个耳，长了六个耳朵的那还是人吗？他马上想到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六耳猕猴——那个畜生！

胡笥青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个蒋恢吾，骂人也如此隐晦，还需考证一番！”

一九四四年，蒋恢吾病逝。已调离河南的陈静斋连夜派人赶到杞县，把蒋恢吾的善本藏书和方志类图书尽数收购了去。次年，陈静斋书房突然起火，所有书籍化为灰烬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